

045

松滋文史资料

政协松滋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5



主编 王 文 文

主编

松滋文史资料

第五辑 人 审 本



政协松滋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 任 张祖德

副主任 胡正新

委 员 刘启裕 何克鑫 黄万雄 黄家滋

黄年平 孙逢源 艾 平

本 稿 编 审 人 员 张祖德 胡正新

周先浩 黄德志

21309/52



政协松滋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松滋县印刷厂印刷

准印证：松文（1991）印字第13号
1991年5月

目 录

小 镇 沧 桑

- 松邑门户米积台.....熊展(1)
剑峰山下的磨盘洲.....王文彪 彭玉波(8)

乐 乡 风 物

继巫山之后的又一大溪文化遗址

- 桂花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罗忠海(14)
名茶之乡话今昔.....万善银(17)
名驰全国的“八宝棉”.....杨远林(21)

人 物 春 秋

- 三代医生 百年药店.....裴希天(26)
疏财仗义 誉传乡里
——董奉之的义行四则.....杨懿春(31)
负笈千里 患难与共
——回忆与厚高在重庆求学的经历.....李子良(36)

将 军 轶 事

- 忆炳炎同志二三事.....何正文(39)

大将军的“小”故事.....	黄在毅 (42)
贺龙在街河市.....	胡竹安 (50)

曙 光 初 照

解放初期的新华书店.....	文秉恕 (53)
新中国建立后松滋的第一项水利工程.....	
() 郑定智口述... 张秉国整理	(61)
解放初期公粮征收见闻.....	张国楨 (67)
街河市的文艺宣传活动.....	胡竹安 (69)

游 子 心 曲

家乡情.....	周承融先生题词 (75)
陈宏斋先生捐资建桥.....	(77)
台胞段子桥捐资修建水塔.....	(78)

工 商 话 旧

吉盛和的经营之道.....	金祖尧 (79)
米积台的黄帮商号.....	熊飞 (82)
沙道观轧花打包厂的建厂与发展.....	黎美高 顾协生 (85)

民 国 史 料

民国时期卫生纪事.....	苏以翔 (90)
---------------	----------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弊端种种·····	张国桢 (105)
我所知道的天主教在松滋的传教活动·····	冉镜白 (109)
我办曲江小学的经过·····	张少占口述 杨盛平整理 (112)
我任高城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的回忆·····	沈继凡 (115)
雷公桩的变迁·····	赵体信 (118)
县南汉流组织的一次“砍香”纪实·····	裴剑舞 (120)
民国时期的万卷档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杨永魁 (124)

松 滋 民 俗

松滋民俗(续上辑)·····	胡远怀 (131)
五、手工业、商民和饮食服务·····	(131)
六、传统节令·····	(144)
七、信仰·····	(147)
八、交际应酬·····	(153)
九、文娱·····	(157)

松邑门户米积台

熊 展

米积台镇地处松滋、公安、江陵三县交接地带，堪称松邑门户。经考证，始建于清代文宗咸丰末年，迄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曾被誉为松滋“晚兴商贸巨镇”，有着繁荣的过去。

一、商贸滋美名

清咸丰末年，米积台的所在地还是荒湖一片。西部水源接长江，北水至洈市入河，南通洞庭湖。荒湖乱草覆面，芦荷并生，人畜无入。湖中有一凸起湖面的土台，常是汨鸡子野鸭子栖息之处。同治初年，远方猎人因在土台打汨鸡子大有所获，该台随之名传甚远。以后猎人、游人将土台作为安歇之处，有的在此搭棚居住，有的开办小店。连续几年江水无澜，来荒湖的人不断增多，住户也与日俱增，加之四周开垦的农田颇有收成，于是土台逐渐发展成集，叫做“汨鸡台”。“汨鸡台”与湖南有水路相通，湖南米商用船装运大米堆放台上，再转运东西南北各集市销售；复而以“汨鸡台”为码头，运载所需物资返回，久而久之，“汨鸡台”成了湖南商贸水运中的咽喉码头。1915年，松滋河形成，河东支干堤也相应筑成。当时，西水上溯经沙道观、新场、朱家

埠通长江，北面也有内河抵浠市码头接长江。总结西、南、北三面水路，汇集八方商客，名气源远流长的“汨鸡台”，终于被商人以“米积台”取而代之了。自此，米积台之名一直流传至今。

二、商贸聚群民

由于米积台地势较高——“四郊水泛台不泛”，郊野地势平坦，经济作物丰产，水陆交通方便，所以，外来人在米积台定居者甚众，多至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在定居者中间有山乡农户，有云游四方的生意客，有躲壮丁的难民，有逃避官府权贵追捕的案犯……这些人分为本地人（原先在此安居的几辈人，多来自本县丘陵地区和宜都）、黄帮（以红安为主）、汉帮（以汉阳黄陂为主）和北帮（以河南为主）其中，黄帮人最多，仅棉花商张友山能召集到的同乡人就多达两千。

1913年，米积台发展成吉祥、文昌、洞口、河街等四条大街。二十年代，米积台又新发展了牛行街、毛家台街、堤街等大小街道。1927年是米积台人口的高峰期，固定人口万余，日流动人口数千。整个镇，东西长约三公里，南北宽约二公里。由于米积台比全县其它镇开发迟，但进展快，商贸鼎盛，当时被誉为“晚兴商贸巨镇”。1928年，米积台货物出入总额居全县第二。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群商聚涌米积台”。

三、商贸博富名

据民国《松滋县志》载：1928年米积台主要货物输入在

全县占三个第一，主要货物输出占两个第一。输入货物中，药材1400元，是沙道观的3倍、新江口的7倍；机器面1.6万元，是沙道观的106倍，新江口的4倍；纸烟17.6万元，是沙道观的3倍，新江口的9倍；输出货物中，棉花100万元，棉子6万元，两项基本上与沙道观的两项相等；小麦8千元，是沙道观的2倍、与新江口的相等。可见，输出与输入的5个第一，在县内遥遥领先。当时描述米积台的四句诗是，“缺货八方千帆载，土产四面万民采；一夫空手做生意，合家平安有米柴。”

兴盛的二十年代，米积台最有代表性的商贸客是花行商、花贩商、粮商、木料商、药材商和烟商。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就反映了黄州花贩张友山的生意经：“黄帮有个张友山，买空卖空做花贩，同乡并住一条街，打架拉喝聚会馆”。在当时53家花行中，红安籍的就有38家。每年阴历7至9月，大木船每月有50余趟来回运输，这以后，由花贩转运至宜昌、沙市、汉口，甚至上海。负责装卸的“脚头”曾昭焕，每日指挥120条“扁担”；“船头”盛斯玉和王自昭，负责指挥大小船只的运行。另有三个码头是文昌宫、河街、大叽咀。湘船日靠船只近200艘，分文昌宫与大叽咀两个码头，主运粮食及木料；荆帮船日靠船只数十艘，占据河街码头，主运药材和百货。整个船只，在米积台河边摆到三、四里长，并且常年不断。尤其是木排摆成长龙，蔚为奇观。米积台开木行的多为荆帮，在河街一家连一家，遍及两华里的范围。木行中颇有名气的有四大家，胡永信、龙登山、张俊伯和黄良寿。大小粮行共48家，药铺、药店21家，烟铺74家，这些多是荆帮垄断着的走俏商贸。

据统计，二十年代的米积台，从事商业经营小有名气的有10家，基本上垄断着繁荣的市场。

据统计资料，米积台盛兴的1928年共有匹头铺62家，杂货铺98家，山货店12家，日杂店13家，烟铺36家，屠宰户41家，鱼行5家，茶楼49家，熟食店27家，酒馆29家，饭店16家，小吃店17家，金银铜铁锡铺34家，小挑担子48副，文具书店2家，钱铺钱摊2家，小当铺12家。

米积台的加工业共有72家，其中小有名气的有：赵海源、胡厚山、袁井顺、刘万元、李寿三和王云九等6家。

纺织业，米积台共有18家，小型纺织粗布的工具基本上家家都有。蔑匠铺，当时有8家；木、瓦、石、漆、雕、画者，多是云游匠人。另外，当时的皮毛商虽只两家，但收购额达万元，且都是外贸商；年出售纺织土布约3千捆（40匹一捆），外销的芦席、莲子、蚕丝也较为可观。

1928年，有些输入、输出货物虽次于沙道观，但仍然高于全县其它任何一个集镇。如输入的食盐11万元，糖类3.2万元，烟类8400元，布匹绸缎7万元，煤油3万元，米粮11.2万元，广货1万元；输出货物中，大豆3万元，小麦8000元。

米积台专营广货的有23家，百货、匹头源于沙市、上海、汉口、广州；日杂源于湘、鄂；大米源于公安、湖南安乡。可见当时购销货物源远流长。

米积台随着经济的急剧发展和人口日趋增多。文化生活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号为“冷北风”的茶馆，有说书唱戏的久居；号为“辛发楼”的饭馆有民间艺人常留；号为“凤台”的旅店有美声、淫声……王爷庙、雷公庙内外，拜佛求香者熙熙攘攘。特别是文昌宫大庙，建筑奇丽美观，吸引了众

多的善男信女，真是：“佛堂眩目耀光，柱梁金碧辉煌，正室八大间，天京布琳琅。长老盛魁‘呼风雨’，万民化纸又烧香”。米积台有高跷戏班、三棒鼓游客。自制戏剧服装的汉剧老板周鸣嘯，修起了汉剧院，招纳了24个“戏子”周游串演。以后，米积台还发展了京剧院。当时的米积台，人们总结的是“五多、三少、一没有”，即游民来经商的多，迁移来定居的多，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特产多，内外船只多，唱戏、赌博、做“黑”“白”生意的多，做生意不发财的少，不分亲疏远近的少，十里开外听不到街上喧闹的时候少，夜里蚊子没有。老人们有这样的认为：二十年代的米积台，在十里八里之外，能感觉到街的上空烟雾缭绕、嗡嗡有声。

四、巨镇兴衰的缘由

米积台——从群鸡栖息的土台发展成为县内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但从1929年起，却逐步走向衰弱，至1949年为止，再也不曾有过重振雄风的时候。迷信的说法是：“地龙东移，天王西去……”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让我们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看一看米积台的兴衰过程。

一、米积台土壤肥沃，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养分，适于种植棉花和豆类作物。最早涉足此地的虽是猎人，然真正为米积台的开发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那些迫于生计、辗转来此垦田种植的游民和难民。这些衣食不保的拓荒者，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彻底改变了这片湖滩，在米积台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从同治末年到宣统三年，平原地带屡遭旱涝灾害，物价

不断上涨。例如宣统元年的物价，就比同治年间的要高出许多；大米上涨84%，猪肉上涨275%，白布上涨300%，农产品中，稻棉比价为11.8：1。这些，给“湘商贩米落土台”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商贸随之得到发展。加之棉花昂贵，为米积台的经济振兴提供了优越条件。

二、民国三年内，松滋河支堤围成，米积台受洪水南泛少了，三面河运也沟通了，有利于游商贸易。

三、“黄帮”人张友山，熟悉汉、沙棉花的行情，米积台棉花多，有利于他施展贩花的本领，在客观上对此地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1924年，县下设区，米积台是九区团防，辖至现公安胡家场，地域扩大，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1921年至1928年，松滋丘陵地带遇大旱，盛产棉花，原一度溃堤，这给米棉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极好条件。从1921年至1928年，丘陵地带发生大旱，致使许多人迁入米积台，当地人口又一次上涨。

从1929年开始，灾难迭起，由此日趋衰败。

一、1929年夏秋之交，连续二月阴雨不断，米积台内渍成灾。

二、从1931年至1949年，洪水连年泛滥，河床增高，不少人流落他乡。

三、1943年，日寇占据澧市、两河口，常有骚扰。兵荒马乱岁月、商贸萧条冷落，外乡人纷纷离去；本地豪强、兵匪也为虎作伥，人民处于极端恐怖和混乱的状态。史料中载有铁证如山的事实：1932年7月，四川人杨焕章聚合溃兵及收集松滋无业游民共400余人，攻打米积台。加之九区改

编、撤走，于是，兴盛走向衰败。

四、1933年以前，松滋财政收入只征收田赋和税捐。1933年后苛捐杂税甚多，仅捐税就有20余种，年上缴额约4万余元。这给米积台的商贸者以致命威胁，黄帮人离走的就有90%。

五、兵匪、战乱纷扰，交通堵塞，货物输入、输出不畅，商贸活动趋于停滞。

六、外洋大量流入，铜元贬值。以1932年为例，大米、猪肉、白布分别在原来基础上涨了12倍、12.3倍、4倍。没有稳定的货币和物价市场，商贸必然疲软乃至瘫痪。

解放后，米积台分别是县内区镇、公社级镇，实施改革开放以后，米积台镇委、镇政府正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领导全镇人民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在不久的将来，米积台将以一个繁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镇的面貌出现，远远胜过了封建时代的那种充满剥削、虚伪、奸诈的所谓繁荣巨镇。

剑峰山下的磨盘洲

王文彪 彭玉波

南距松滋县城关六公里处有一座山，名剑峰山，是松滋古八景之一，曰“剑峰丹鼎”①。磨盘洲，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小镇，就镶嵌在剑峰山下。

一、地理位置

磨盘洲位于东经 $111^{\circ}46'$ ，北纬 $30^{\circ}11'$ 。呈“人”字形座落于剑峰山周围，东临小南海，地势西高东低，地面海拔高度在40—70米之间，地区面积（规划面积）6.6平方公里。

磨盘洲地处亚热带过渡性气候之内，四季分明，春季冷暖多变，雨量递增；夏季炎热潮湿，雨量不均；秋季日暖夜凉，雨量锐减；冬季寒冷干燥，低温少雨。年平均气温 16.4°C — 16.7°C ，最高气温平均值 35.9°C ，极端最低气温平均值 -5.3°C ，平均无霜期265天，日照时数1750小时，年降雨量为1200mm左右，常年主导风向为北风和东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即梅雨季节南洋风），历年日均风速为2.3—2.9米/秒。

二、历史沿革

早在春秋时，今城南三里即建有郢城，亦名楚城，为楚昭王命郢公斗辛所筑，该城与江陵古纪南城南北相望，是楚国政治、文化重镇之一。同治前，松滋人谢元淮、黄士瀛登

游郢城，赋有诗云：“城堞门楼，形迹昭然。”

清朝初年，此地始称磨盘洲。因其地处竺园河中，四面环水，形似磨盘，故而得名。当时，竺园河北通长江，南入洞庭，舟楫往来，交通便利。洲上，街道纵横，商业兴隆，河上船桅如林，商人云集。搬运工人时而往船上运送行销沙市、汉口的棉花，时而又把来自湖南安乡等地的大米运上岸来。小镇生气勃勃，一派繁荣景象。由于水陆两便，集市日益繁盛，很快发展为“日有千人拱手，夜见万盏明灯”的兴旺集市。清人胡凤翔亲见其盛，他在《登剑峰山高处》一诗中注，当时磨盘洲有“九场十八街”。

同治九年（1870年），黄家铺官堤溃口，势如破竹。据《湖南水利志概述》记载：“水势浩荡，如悬崖陡壁，直贯而下，田园庐舍，概付洪流”。当时，磨盘洲地处竺园河旁，首当其冲，除一占地约四亩大小，人们至今称为“荷叶地”的高处未被淹没外，其余均沦为泽国，清人姚传明在是年《夏日磨市观水》诗中云：“小市新成别样游，街心如港尽通舟，房廊果是谁收拾，只许行人看半头”（见《松滋文徵》卷三）。繁荣的磨盘洲从此陷入小南海湖心。惨遭水患的磨盘洲居民，一部分入以捕鱼为生，成为渔民，一部分人流落到白溪桥、麻城垸、严兴场等地建房搭棚，做起小生意。更多的一部分则移居剑峰山麓建起作坊、商店，经营商业，地名仍叫磨盘洲，但规模已远远不如从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磨盘洲的店铺、行业、人口一天天地增多，地盘也一天天地扩大，从剑峰山麓、山腰到山顶，布满了成“回”字形的“四街六巷”。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磨盘洲再度成为松滋县南部比较繁荣的集

市，大小商户二百余家，加工业以纺麻织网、纺丝织布的人数居多，磨盘洲的大布，纱线匀细，又牢又密，远近闻名，人们称之为“洲大布”畅销县内外。

三十年代初期，松滋县南乡的豪绅富户，为了便于到县府开会，提议把县府从老城搬到日渐发达的磨盘洲来，并且组成了“移治委员会”，筹款在磨盘洲建起了衙署、监狱、土城。1932年冬，新到任的县长江文波一方面为了满足豪绅富户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扑灭县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一到任就着手移治，终于从1933年8月1日起历时二十天把官员眷属、机关“盲长”、监狱“犯人”先后迁到了磨盘洲。八月二十五日，卢冬生带领的红军第七师从刘家场急行军夜袭磨盘洲，于次日（即二十六日）拂晓进城，缴获了县保安队枪支一百四十余条，放出了监狱里一百多名“犯人”，杀死县府官员及乡绅十多人，并且把逃到赵家垸的县长江文波逮到牛江咀处决了。二十七日，以县府秘书汪万里为首的县署部分人仓惶抬着江文波的尸体退回老城去了。

随着磨盘洲经济的日益繁荣，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1934年，一所颇具规模的县立“新治完全小学”落成开学了，该校拥有较宽敞的教室、宿舍，还辟有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校长罗衡源精选教师，狠抓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两三年功夫，新治小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升学率，均居全县之首。1938年，新治小学篮球队与县中和县一小开展友谊比赛取得三胜一负的好成绩。

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武汉失守、荆沙沦陷以后，磨盘洲人口由两千多逐渐增到四千多人。一是沦陷区的难民逃亡到此作买卖、谋生；二是迁来了师生众多的荆州中学。1940

年秋季是荆州中学迁来的头一季，这季新旧学生多达八百余人，当时戏称“八百壮士”。

大量的学生到来，不仅带来了生意兴旺，也带来了一番新景象。课堂上的读书声，操场上的歌唱声和操练时的呼号声，以及用以指挥休息的军号声响彻上空。沿街墙壁上出现了许多抗日救国的大幅标语，磨盘洲镇中心竖着宽约三尺、高约一丈五尺的大石碑，碑上刻着松滋书法家王铁公书写的隶体“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字字刚劲有力，非常醒目，激发了人们崇敬英烈、仇恨日寇的思想感情。

1943年11月，一队日军侵扰磨盘洲，见有三船百姓驶向小南海湖心，渐进芦苇丛中，日寇抓住磨盘洲人朱子玉，胁迫他驾船追赶。英勇无畏的朱子玉，先与日寇周旋了一番，见民船远去，然后停桨骂敌，日寇恼怒、刀弹交加，朱子玉慷慨捐躯。三船百姓得救。这充分体现了磨盘洲人的民族气节和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质。

除了荆州中学以外，松滋简师和江陵中学在磨盘洲办学也有年余。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松滋教育事业的发展。磨盘洲曾一度成为文人荟萃之地。

三、今日新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磨盘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磨盘洲一直是南海区、公社机关所在地，是全镇七万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交通便利。1975年起，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根治小南海。南海新河竣工以后，建起了南海大桥，沟通了沙澧公路干